

科幻小说

2017中国年度科幻小说

星河 王逢振 选编

漓江年选 · 品质阅读 · 恒久珍藏

阿缺《云鲸记》

陈楸帆《怪物同学会》

何夕《浮生》

萧星寒《癌变蟠桃》

郝景芳《你在哪里》

吴岩《九月的阳光》

宋心荣《金星上空十分钟》

赤色风铃《精英酒吧》

黄海《地月脐带》

王诺诺《地球无应答》

漓江出版社

2007

2008

2009

2010

2011

2012

2013

2014

2015

2016

I 247.1
2017
2017

2017中国年度科幻小说

星河 王逢振 选编

漓江年选 ■ 品质阅读 ■ 恒久珍藏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7 中国年度科幻小说 / 星河, 王逢振选编.

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407-8344-0

I. ① 2… II. ①星… ②王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8363 号

2017 ZHONGGUO NIANDU KEHUAN XIAOSHUO

2017 中国年度科幻小说

选编者: 星河 王逢振

责任编辑: 张 谦

助理编辑: 辛丽芳

书籍设计: 石绍康

责任监印: 杨 东

出版人: 刘迪才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电话: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0

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

[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10号院 邮政编码:100176]

开本: 690mm × 1000mm 1/16

印张: 17.5 字数: 240 千字

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

[电话: 010-67817768]

序 言

星 河 王逢振

有时候作家在谈及自己的创作与出版情况时，喜欢像农民一样用“丰收年”与“歉收年”两个概念来形容。比如某一年文思泉涌出版顺利，问世的作品接踵而来，显然就是丰收之年；而某一年文思枯竭出版不顺，问世的作品凤毛麟角，显然就是歉收之年。

其实不光作家创作有此情形，我们在编选年选的时候，同样也会面临类似的情况。比如就今年的年选而言，初选入围的稿件就格外之多，因而编选的难度也就格外之大。毕竟每年的优质作品数量有多有少，但每年的年选篇幅却要相对稳定，是以这就成为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，让我们在编选时很难取舍。当然这里还要顺便说一句：这种所谓的丰收与歉收，与科幻文学的发展势态没有直接相关，因为我们目光毕竟主要集中于中短篇科幻作品；想要评价科幻文学的全貌，尚需更多的资料。

尽管有上述难度，但每年我们进行编选工作时，首要的条件与标准自然还是作品质量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。作品的质量，关乎年选的质量，同时也是给读者一个对今年中短篇科幻作品评价的标尺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殚精竭虑，马虎不得。在具体操作上，我们也会考虑到其他一些相关因素，比如我们会尽量兼顾不同风格与样式的作品，同时也会适当兼顾新老作者与不同的发表刊物。

说到发表刊物，其实今年专门发表科幻作品的专业刊物并没有增多，刊物

还是原来那些刊物，但在中短篇作品方面确实有所不同。此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一些传统的文学刊物纷纷刊登科幻，甚至开设“科幻文学专号”，给了科幻文学一块宝贵的园地，这就使得科幻作品的形式更加多样与开放。其实要说园地，多年来少儿刊物（无论文学还是科普）一直都保留有科幻文学的园地，但由于篇幅所限，今年我们只能忍痛割爱；此外还有一些风格迥异相对边缘的科幻作品，今年在选取时自然也少了一些。总之，在保证作品质量的前提下，我们还是希望让所选作品在价值取向上尽量多元，在风格形式上尽量多样，始终秉承一种兼收并蓄百花齐放的基本原则。

就今年我们选取的作品来看，有些作品文学色彩相对强烈，有些作品科技逻辑比较完备，而有些作品则着重于从哲学层面上关注人类文明的发展变迁……可谓各具特色，各有千秋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对于一类作品我们有所倾斜，那就是科技基础比较坚实的作品。一个时期以来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，中国的科幻文学过于强调科普功能，而现在又由于种种原因，变得有些过于强调文学特色。所以我们希望借此提醒读者，科幻小说毕竟还有科学的成分在里面。

具体到每一篇作品，由于篇首已有简评，在此不再一一赘述。特别值得推荐的有两篇作品：《云鲸记》（阿缺）和《怪物同学会》（陈楸帆）。前者从一场昔日的恋情出发，让主人公在遍历各种情感心态之后，最终升华了对生命意义的感悟；后者构造了一个层层递进的密室故事，通过虚实结合的表述方式，表达出人与人之间脆弱而隐秘的关系。

在此前的年选编选工作中，我们还做过一些创新尝试，比如收入一些网站的作品，比如对较长的中篇作品网开一面，比如节选一些优秀的长篇作品……这些做法自有可取之处，今后也还会继续进行，但今年的作品数量决定了这些措施暂不执行。而在选择时限上，是前一年10月至当年9月，但也不严格拘泥于这一时限，毕竟不同的刊物面世的时间差异较大，所以对有些作品在时限上做了适当的延展和放宽。

最后要说的是，与往年相似，除了上述入选作品之外，2017年度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科幻小说问世，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它们未能入选。我们只能借此部分科幻佳作，向各位读者展示2017年度中国科幻文学的大致面貌，还望作者与读者海涵。

2017年10月

目录

contents

001 / 序言 星河 王逢振

001 / 云鲸记 阿 缺

033 / 怪物同学会 陈楸帆

081 / 天 图 王晋康

099 / 浮 生 何 夕

115 / 你不曾沉没 星 河

137 / 癌变蟠桃 萧星寒

176 / 你在哪里 郝景芳

190 / 南岛的星空 赵海虹

199 / 九月的阳光 吴 岩

205 / 金星上空十分钟 宋心荣

218 / 精英酒吧 赤色风铃

231 / 地月脐带 黄 海

250 / 时间旅行者 江 波

259 / 地球无应答 王诺诺

为了一次遥远的恋情，男主克服飞行恐惧前往异星，以完成把前女友骨灰带回地球的承诺；因为他的前女友，此前曾沿着自己向往的人生轨迹，放弃感情，云游远方，去研究一种奇异的生命，最后却魂断天涯客死他乡。但在这里，经过一番生生死死的冒险，男主开始理解了这种生于海而翔于天的独特生命，开始理解了他的前女友，同时也开始理解了生命本身……

云鲸记

阿 缺

飞船进入比蒙星大气层时，正是深夜。我被播报声吵醒，拉开遮光板，清朗朗的月光立刻照进来，睡在邻座的中年女人晃了下头，又继续沉睡。我凑近窗子向下望，鱼鳞一样的云层在飞船下铺展开来，延伸到视野尽头。一头白色的鲸在云层里游弋，巨大而优美的身躯翻舞出来，划出一道弧线，又一头扎进云里，再也看不见。

窗外，是三万米的高空，气温零下五十多摄氏度。不知这些在温暖的金色海里生长起来的生物，会不会感觉到寒冷。

我以额头抵着窗，只看了几秒，便产生了眩晕感，手脚都抖了起来。为了阿叶，我鼓起勇气，咬着牙，穿越星海来到这颗位于黄金航线末端的星球，但这并不代表我克服了航行恐惧症。在漫长的航行中，它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。

幸好，这已是最后一程，我马上就能拥抱阿叶了。

飞船穿越厚厚的云层，降落在比蒙星七号港口。这个由纯钢铁建成的庞然大物，直插云霄，上千个船坞不停地吞吐着飞船，其中，超过百分之九十的都是货船。它是一个巨型水蛭，每一个船坞都是快速收缩的吸盘，吮吸这颗星球

的资源——从矿石到木材，从走兽到鱼群。甚至连金色海的海水，都被从外空间垂下的高轨道道，一刻不停地抽走。

人类走出群星，靠的正是这种永无止歇的榨取和掠夺。

“你来比蒙星打算做什么？”出港检疫时，消瘦的黑人检察官一边问我，一边低着头看我的个人信息。他的头发很短，掺着星星点点的白。

“我来带回我的女朋友。”

“噢，她在这颗星球上做什么？”

“她是行星生物学家，主要在比蒙星上研究云鲸的生理习性。”

黑人抬起头，做出一个夸张的表情。“真厉害！这里的人都是来淘金的，你女朋友与众不同。不过她做这么厉害的事，你为什么要把她带回去呢？”

“因为她死了。”我沉默了一会儿，“我要把她的骨灰带回地球，她的家乡，我们相遇的地方。”

黑人闭上嘴，上下打量着我，好半天才说：“可是，先生，你知道根据《星际疫情防范法》，公民若在哪颗星球上死亡，无论是正常还是非正常，都必须埋葬在当地。如果你带着骨灰，是不能从港口通过的，也不会有人愿意跟你坐同一艘飞船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黑人看了我一会儿，叹口气，在我的通关材料上盖下了电子章。我向他道谢，提着包走向过关通道。

“先生，祝你好运。”他在我身后说，“你会需要的。”

刚出港口，我就看到了迈克尔。

尽管我们从未谋面，但我一眼就在人群里认出了他——这得多亏阿叶的社交主页。阿叶是那种向世界敞开怀抱的女人，每天都会主页上更新动态，有他们在实验室里相遇的照片，在酒吧里聊天的照片，在云鲸背上穿梭云层大声欢呼的照片。多少个夜里，我把这些全息照片点开，光和影勾勒出他们的模样，

在我面前栩栩如生，却又触不可及。

现在，他穿着旧夹克，举着一个牌子，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我的中文名字。他是一个高大的男人，但面色很憔悴，几天没刮胡子了，满脸胡子拉碴。

我向他走过去，他看到我，指了指外面，然后转身拨开人群向外走。我跟在他后面。我们没有说话，我们也不会说话。对于这个男人，我一直矛盾——我不知道该恨他，责怪他得到了阿叶却没有照顾好她，还是应该给予他同情，一起缅怀我们共同的爱人。他肯定也有同样的矛盾。所以沉默是我们最好的选择。

我跟着他走出灯火通明的港口，黑暗向我们涌过来。他开着科研谷的车，有些破旧，反重力引擎发动了好几次才喷出稳定的淡蓝色离子流，悬在低空半米处。我坐上副驾驶座，有点挤，就把座位调低。迈克尔看了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没有开口，专心开着车。

我突然意识到，阿叶要是跟迈克尔一起外出科考，也是坐在我现在的位置。她如此娇小，所以座位会调得很高。这个联想让我鼻子一酸，格外压抑，只能扭头看着车窗外。

我们正在快速远离城市，进入山野，地势由平缓变得陡峭，山石嶙峋，群峰突起。车贴着地形，上上下下。车灯一闪一闪，微弱地照亮前路，在浓黑的夜里如一只迷途的萤火虫。

科研谷名副其实，十几层的大楼倚山谷而建，混凝土做主体，外围以钢铁加固，但已经很老旧了，估计是比蒙星刚被发现时建的。历经了数百年风沙和潮湿的侵蚀，钢铁锈得厉害，有些与岸坡接驳的地方都出现了裂缝。

时近深夜，山风很大。我们穿上防护服，下了车，夜风拍打在我们身上。我呼吸的是头盔内供氧泵输出的氧气，但仍感觉到了风中的咸味，一愣之下，看向西边。

虽有浓云聚集，月光还是穿过云层，微微照亮了这个夜晚。但西边，是一

大团黏稠无比的黑暗，似乎连光线都吞噬了。

金色海。

原来科研谷离金色海海岸不远，难怪潮湿得这么严重。

我远眺了好久，迈克尔咳嗽了一声，我才跟着进了他宿舍。他收拾出一张床，说：“今晚你睡我这里，我出去住。”

“阿叶的——”我顿了顿，“阿叶呢？”

迈克尔转身出去，不一会儿抱着一个黑布包裹住的金属盒子进来，放在桌子上。

我知道盒子里面是阿叶的骨灰，一时有些站立不稳。

“骨灰不能过海关，我给你联系了别的船。你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明天早上。”我的声音如同梦呓。

“嗯。他们早上会来接你。”迈克尔退出房间，把门合上。

我捧着骨灰盒，坐在床边。即使已经有过无数次预想，但真的看到鲜活美丽的阿叶变成灰烬，收拢在冰冷的盒子里，我还是觉得一切都不真实。

“放心。”我把骨灰盒放在脸侧，轻声说，“阿叶，我带你回家。”

我在床上辗转，试了很多种方法入眠都没有效果后，索性起床。这时已经是凌晨，整栋大楼的灯都熄灭了，但我路过一间还亮着的实验室时，透过窗子，看到了迈克尔落寞的身影。

他独自坐在实验室的墙角里，面无表情，手上拿着啤酒，不时灌一口。他脚边已经横七竖八倒了十来个空酒瓶了。

我摇摇头，离开了大楼。外面并不冷，我便只戴了面罩，走到海边，坐在沙滩上。风很大，吹散了云，吹得我通体发凉。潮水起伏，有时会舔到我的脚。金色海的海水，在夜里是温暖的。

比蒙星有六颗卫星会在夜晚反射恒星的光，但很少人能看到六月凌空的美景。今晚我也没有这个运气，西边天空垂着三轮月亮，另外三轮被云遮住了。

月下有一群白鲸，在海和天之间游弋着，几头幼鲸上下追逐，发出悠扬的鲸咏。它们速度不快，在天空中如同一片片风筝，但当它们飞过我头顶，投下巨大阴影时，我才意识到这是这颗地球上最为庞大的物种。我仰望着它们向东飘去，掠过科研谷，消失在一片黑暗里。

真好，它们可以飞翔。

可惜人类的狩猎船飞得更快，且无处不在，云鲸们再也飞翔不了多久。

太晚了，我起身回去。迈克尔还在实验室里，已经喝醉了，枕着墙壁沉沉入睡，嘴里在说着什么，但含混不清。

我扶他回宿舍，把他扔在床上，自己也累极了，趴在桌子上。时差带来的困倦让我很快入睡，又很早醒来。天还没亮，我抱着阿叶的骨灰来到大楼顶层，在晨风中等待。

离开房间的时候，迈克尔还在熟睡。我想，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了。

一艘“鬼三”级飞船悬在楼顶，跳下来一个秃头大汉和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瘦子。透过呼吸面罩，我看到瘦子的右眼眶是空的，有些瘆人。他用一只独眼上下打量我，问了我的名字，说：“就是你要回地球？”

我在晨风中瑟瑟发抖，连忙点头。

“迈克尔呢？”

“在里面睡着。”

瘦子点点头，说：“上去吧，找个空位坐着，远着呢，得好几天。”见我露出疑惑的目光，他续道：“我们要去二号港口，那里有熟人，检查松些。”

我把骨灰盒抱在怀里，准备登船。

“等等！”秃头突然拦住我，朝我怀中点了点下巴，“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？”

他的手臂比我大腿还粗，裸露在清晨的寒风中，肌肉虬结，上面还有一道伤疤。我抬头与他对视。他冷着脸，说：“怎么，想惹麻烦？”

独眼瘦子干笑两声，过来拉开秃子，说：“迈克尔给了钱，管他带的是什么，

“只要不是炸弹，我们就顺路给运回地球。”

秃子哼了一声，扭头上了飞船。独眼凑到我耳边，小声说：“别跟人说这里是骨灰，我们跑偷猎的，迷信得很，最怕晦气的东西。”

“你怎么不怕？”

“呵呵，比起晦气——”独眼笑起来，“我更怕没钱。”

“鬼三”级的飞船很小，只有二十几平方米大，像个扁平的房间。现在，这个房间被数百个金属桶塞满了。我弯腰走到角落里，一屁股坐下来。周围还有七八人，也跟我一样，神情木然，抱膝而坐。这些都是要偷渡的人，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我不知道，我不关心。

秃子坐在驾驶位，独眼则笑嘻嘻地数那些铁桶，越数脸上笑意越浓，说：“一共三百二十二桶，光头，这一笔我们要挣疯了。”

“你都数了十几遍了。”秃子启动飞船，专心驾驶，头也没转过来。

“数多少遍都乐意。现在行情好了，云鲸血涨到了十个联盟点一斤，一桶就是一百五，这一趟，”他用手指敲着金属桶壁，算了半天，“能挣四万多呢。到时候我们一人一半分掉。”

“阿泽的那份呢，你想吞掉？”

“他死都死了，我帮他个忙，帮他把钱花了。”

“不行，要不是他，我们估计早就被那怪物给吞了。他还有家人，拿四成给他那个瞎眼老娘吧。”

“四成太多，一成就够了。”

“也行。”

瘦子点点头，又笑嘻嘻地数起来。

我终于明白过来，原来我旁边这些全是保温桶，都是云鲸的血。

即使远在地球，我也听说过云鲸血的交易。在浩瀚的金色海里，有一种被称为“F937”的神奇元素，其单质能抵消重力。现在被广泛应用的反重力引擎，

都是利用了这种元素。F937 的获取，有两种途径——一种是直接从海水中萃取，但萃取所需的环境极端苛刻，在比蒙星根本达不到，只有靠高轨空间站抽取海水，在真空零重力实验室中操作。一千立方米的海水，大概能萃取出十微克的 F937 单质。另一种方法，便是从云鲸血中提炼。

云鲸是一种神奇的生物，刚发现它们时，人们对它们的习性感到既费解又着迷，这种兴趣至今还吸引着生物学家前赴后继地来到比蒙星——其中包括阿叶。

云鲸出生在遥远的科尔星海洋里，每年一度卫星掠过时，星球引力会被抵消，云鲸便从海洋里一跃而起，进入星际空间。它们会在漫长的黄金航线上洄游，途经七颗行星，靠张开身上的薄膜获取加速度，同时躲避神出鬼没的龙狰兽，直至游到比蒙星的金色海中，进行第二次蜕变。这条艰辛的航线上，有无数故事发生，无数云鲸的尸体静静漂浮。成功抵达的云鲸少之又少，蜕变后的云鲸没了薄膜，却能吸收海水中的 F937，融入血液，凭此彻底摆脱重力的束缚，游弋天际，栖于风中，眠于云间。

而正是这 F937 含量百万倍于普通海水的血液，给云鲸带来了灭顶之灾。人类驾驶着全副武装的飞船，捕杀云鲸，用抽水泵抽干它们的血液。不到百年，比蒙星上的云鲸被屠得险些灭绝。幸好随后联盟把云鲸列入保护物种，出台了禁猎令，只供研究，它们的生存状况才略有缓和。但仍然有不少偷猎者在活动，显然，我所在的这艘船，目的正是偷猎云鲸，将其血运到黑市售卖，顺便接收我这样的偷渡客，挣点外快。

从这艘船里云鲸血的数量来看，至少有十头云鲸被抽成了干尸。

想到这里，我耳边隐隐传来了昨夜听到的鲸咏，如幽魂呜咽。我下意识抱紧阿叶，往角落里缩了缩。

这个动作救了我一命。

一阵巨大冲撞袭击了飞船。我所在的这一侧墙壁，被生生撞得凸起，旁边一个贴墙睡觉的男人正好被凸起击中。在这场碰撞中，他的脑袋输给了金属，

于是，我看到他的头上绽开了一朵血色的花。

如果不是我刚才缩了头，这朵花也会在我头上开出来。

飞船被撞得在空中剧烈翻滚，金属桶漫天横飞，有两个人被当场砸死，我的左腿也被砸中，骨折的声音在一片混乱中清晰可闻。我紧紧抓住护杠，好歹没掉进这一片翻滚中。秃头的反应也很迅速，撞击的一瞬间趴在操作台上，同时打开了平衡调制器。

飞船两侧的一百七十个制动引擎逆着翻滚的方向开启，以最大功率运转，共同抵消撞击带来的冲量。

三秒钟后，飞船稳在空中。

“妈的，是它！”秃子满脸是血，大吼道，“它一直在跟着我们！”

但没人回应他。

独眼歪歪斜斜地躺在座位上，断裂的操纵杆贯入了他的腹部，而真正的致命伤，是一个金属罐的撞击。伤口很诡异，右边太阳穴凹了进去，像是新开的一只眼睛。

第二次撞击转瞬即至，但这次秃子有了准备，猛地下沉，飞船与那巨大的阴影堪堪滑过。

透过破碎的舷窗，我看到了一头云鲸。

一头愤怒的云鲸。

我发誓，在此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把愤怒这种情绪跟云鲸联系在一起。在所有的研究报告里，云鲸都是温顺的，面对屠杀只会逃窜，一边被抽干鲜血一边悲鸣。它们曾经对人类表示友好，当血流得足够多之后，也仅仅学会了防范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它们攻击人类。

我感到呼吸困难，在四周看了一圈，扑过去把骨灰盒抢到怀里，幸好，它没有被损坏。然后我戴上了呼吸面罩。这时，天空中的云鲸已经滑行到百米外，巨尾一摆，划出一道弧线，调转方向，向飞船俯冲过来。

秃子喊了几声独眼，确信他已经死了，他再回身环顾，满舱狼藉，金属桶

被撞破，淡金色的云鲸血淌了一地。偷渡的人全在撞击中丧生，只有我活着，但他的视线扫过我，没有任何停留，仿佛我跟那些尸体无异。

我从他眼中看出一丝不祥。

“不要啊！”我大喊。

但秃子听也未听，眼眶充血，大吼一声：“你要赶尽杀绝，老子跟你拼了！”他用力按住加速器，飞船“嗡嗡”震动起来，旋即猛向前蹿。

鬼级飞船不大，厉害的是机动性，能很快加速到极限。它在三秒内把自己变成了一颗子弹，破风呼啸。我也在这三秒内扑进了救生舱，按下按钮，缓冲泡沫立刻充斥了我周身。

而那头云鲸，丝毫不惧。它的身躯上流满了金色的血液，像有一个太阳从它体内喷薄出来。它张嘴嘶吼，四野震动，巨尾如蒲扇般摆动，也俯冲过来。越来越近。它是如此巨大，一轮眼睛就高过了我，飞船甚至比不过它的头。

我听阿叶说过，当云鲸难得暴躁时，瞳孔会由白色呈现出罕见的灰色。但现在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面前这头云鲸的双眼，是纯黑的。

黑得如同梦魇。

下一瞬间，云鲸与飞船相撞。

救生舱还未弹出，我在缓冲泡沫中天旋地转，意识迅速流失。昏迷之前，我唯一记得的事情，就是把阿叶的骨灰盒紧紧抱在怀里。

阿叶离开我的那天，我也是这么紧紧抱着她的。仿佛再用力一点，阿叶就会被勒进我的怀里，骨头相连，血液相融，再也不会离开。

但她不动声色地，一点一点挣开我的怀抱，后退一步，说：“以后你好好照顾自己。天冷了记得加衣服，饿了要叫外卖，最好自己做着吃。别宅在家里了，设计是做不完的，多认识别的女生，你去跟她们聊天气、食物和艺术，她们就会照顾你。”

“我不要她们，我只要你。”

或许是我可怜兮兮的样子打动了她，她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那你跟我一起走吧？”

我几乎就要答应了，可这时一艘去往天鹅座 KP90 的飞船升起来了，巨大的引擎轰鸣传来。我的眼角跳了跳，肩膀下意识地缩起。

阿叶说：“你克服不了飞行恐惧的，而我要去遥远的比蒙星，每天都要用到飞船。我在空中的时候比踩在地上的时间多，你适应不了。”

“再给我一点时间！”我哀求道，“再过半年？半年要是我还克服不了，不能跟你一起去，我就让你走，好不好？”

“我已经给了你五年，你还是每次听到引擎的声音就会颤抖。你不要勉强，在地球上待着也没错，远航时代之前，人们都是在地球上过完一生的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能……”

“我说过了，因为——”她打断我的嗫嚅，抬起头，视线穿过伦敦港独特的透明穹顶，穿过如萤火虫般起起落落的飞船，投到了夜幕深处，“因为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呀。”

她的眼里盈出星星点点的渴望。在我看来，夜空是如此深不可测，但在她眼里，想必如瑰玉般迷人。我知道她的离去已不可挽回，但还是做了最后的努力，握住她的手，说：“宇宙这么危险，你要是出事了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不要紧，那是我的归宿。”她把我的手指一根根掰开，提起行李，走了几步，转头看见满脸沮丧的我，笑着说，“那我给你一个任务吧，要是我真的死在群星间了，你就把我的骨灰带回来，带回地球。”

说完，她向我扬了扬眉毛。“要记得哦。”她转身走向登机口，人潮迅速淹没了她。

那时我伸出手，穹顶的星光落在手指上。我就这样僵硬了很久，似乎这样一直伸着，阿叶就会从人群里又钻出来，再次拥抱我。但直到人群散去，直到星光敛隐，我都没有再见到她。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了。